

溱潼记行

□刘伯毅

秋冬交替之际,和朋友相约一起去溱潼古镇游玩。

溱潼,位于苏中姜堰、兴化、东台三地交界处,是里下河地区,古时濒江临海,现依然水系纵横、河网密布,尤以拥有面积3000多亩的溱湖而骄傲。一入溱潼,到处可见簖蟹、甲鱼、鱼丸、菱角、荸荠等水产品沿街叫卖,让人感到水乡之名不虚。

古时交通以水路为主,溱湖以及周围9条大河给了溱潼古镇商船聚集、中转便当、贸易发达的有利条件。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加,酒店、茶肆、客栈日益红火。现溱潼古镇方圆六、七公里,镇内有多条河流穿过,镇区随处可见青砖小瓦、淮脊雀尾、磨檐博山、格扇花窗以及精致的石拱桥,让人目不暇接,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

溱潼的老街是由一块块旧石块铺就的,似乎没有开始,也看不到尽头,街的两侧是连绵不断的店铺和老宅,记载着久远年代的繁华和富裕,走一会儿就看到一条长长弄堂,向更深更远处延伸;也会看到通向河边的短短小巷,连接着石桥,连接着对岸,像一首叙事长诗的分段,又像一首古老民谣的停顿,留给人们思索和回味的空间。听导游说,石块半空心铺就,如果急跑起来,会“叮咚”作响,为的是深夜防盗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溱潼的富足和心齐,整个镇好像一个大家庭似的温暖和团结。

溱潼古镇奇树很多,有唐代国槐、宋代山茶、元代小叶黄杨,还有明清两朝的皂荚、银杏、垂槐,其中有些树极为珍贵,像宋代山茶树,距今已有千年,历经风霜而愈加苍翠娇艳。听导游说,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山茶树,清明前后,花开万朵、大红金心,

如火如荼。元代小叶黄杨,也是树干挺拔、树身锃亮。平时看见的黄杨多为盆栽,手指殷粗,而在溱潼有多棵黄杨在百年以上,最粗的比碗大,像水龙局前的那棵黄杨,金黄色的树干高过屋檐,苍绿色的树荫覆盖了整个院子。

溱潼无疑是地灵的,地灵的实际是人杰。溱潼古代出过一门五都督、三科两状元,现今留传李德仁、李德毅兄弟二人及其子女四院士佳话。在五进间的“院士故居”旁,有一处三进间院落,赫然写着“高二适故居”,令我肃然起敬。高二适,我国现、当代书法大家,最高的一幅字拍到百万以上。他自号舒凫,凫,是水边的一种鸟,据他的后人解释,就是他要做一只自在舒展的飞鸟。以高二适先生的这种心性,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动乱年代,谈何容易,但他傲骨嶙峋,让人景仰。

此行的目的不仅是看,而且要吃。溱潼古镇的饭店也是鳞次栉比,生意红火。俗话说“南有澄湖闸蟹,北有溱湖簖蟹”,溱湖闸蟹远近闻名。簖是溱潼一种竹制的捕蟹工具,设在湖中,蟹必须翻过竹簖才能继续前行,只有肥体健壮的蟹才能爬过竹簖,爬过簖后便落入簖外渔民放置的竹篓,成为“簖蟹”。煮熟后的溱湖闸蟹通体红亮,雌蟹的蟹黄红中带金,雄蟹的蟹膏透明软糯,而且蟹肉丰腴、鲜中有甜。过去人吃蟹,讲究“九雌十雄”,即农历九月吃雌蟹,农历十月吃雄蟹,因到产地来,又是吃蟹的好时节,我们和店里许多食客一样,以吃蟹为主,雌雄各一只,撒上配料姜末、米醋,吃得啧啧称赞、津津有味。吃完后,店家送上一大碗红糖姜汤,帮我们养胃驱寒,让我们感受到了溱潼古镇纯朴厚道的古风,我们一行人相互看看,笑笑说,明年再来。

灵与肉

□云暨

很多人以为“灵与肉”就是“爱与性”,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理解。如果你真正读懂了《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》中之“灵与肉”,那么你就会懂,“灵与肉”指的是心灵与肉体。

肉体是动物性的、物质性的,比如:吃喝拉撒睡,其中拉撒见不得人,连最亲密之人也不能让其见,吃喝若失态,也会令人厌恶,所以吃法国大餐时,喝汤是不能有“咻溜咻溜”的声音,用西餐时,也不能让刀叉摩擦盘子,弄得叮叮作响;而心灵是人性的、精神性的,比如琴棋书画诗,甚至一个媚态一瞥回眸,其中几多柔情暧昧恐怕就令人魂出了几窍,美啊。

充其量,“爱与性”只是“灵与肉”的一小部分,生命更多其实不是爱与性的矛盾,而是“物质性”与“精神性”的矛盾。

比如:“同一屋檐下再无美人”说的就是美人如若便秘(物质性)被人看见,她便由美若天仙(精神性)变成丑不可耐,并成为连亲密之人都要拿来羞辱自己的把柄;

米兰·昆德拉在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中用两种场景描写这样的矛盾:肚子咕噜咕噜叫(放屁的文明说法)的尴尬与做爱的美妙;斯大林之子成为俘虏与英国人关在一起,可斯大林之子乱大小便,让英国人忍无可忍与斯大林之子的身份(伟大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是不应该乱大小便的,或者说根本就不应该大小便)。说透了,就是放屁(物质性)与做爱(精神性)的矛盾、尿频(物质性)

与信仰(精神性)的矛盾。

再比如:现世男人若才华横溢但他相貌却颇似男版“东施效颦”之左思,丑陋难耐!那他的才华无论如何也要大打折扣了,你千万不要以为,“郎才女貌”才是天经地义,其实女人也是“好色”的!除非像苏格拉底一样,沉眠在历史里两千年,他的丑陋外貌(物质性)已被人遗忘,但他的思想光芒(精神性)却照耀人间千秋万代。“灵与肉”矛盾的最大也是最终极、最平等的表现在何时?在面临疾病和死之将至之时!疾病和死亡的围猎就像野狼和鬣狗,会把人还原成最原始最羸弱的样子,肉体的佝偻、容颜的扭曲、骨架的嶙峋是任凭多伟大的灵魂也无法救赎的。

而矛盾登峰造极之时,也是矛盾得以永驻同寝之时,“灵与肉”一生的纠结到此一同灰飞烟灭。

“灵与肉”注定纠缠交错,但这并不能摧毁“灵与肉”更多的美妙结合。事情不就是这样具有两面性吗?

最好的状态我们都是知道的,譬如既拥有“千篇一律的皮囊”,又具有“百里挑一的灵魂”,既能融合在热闹的人群中,又能独立于孤独的思考中,既能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又具有丰富的精神财富,既拥有浪漫爱情又拥有日常亲情,肉体像雨水之于树木一样舒适,心灵像艺术之于人类一样愉悦。

且不管“灵与肉”的宿命在何处(凡夫俗子,灵与肉都将朽烂;伟大的人物灵会永恒),至少要这短暂一生不能有太多缺憾,这应该是人们始终不渝的美好愿望吧,即使这种愿望也许永远得不到一心人,但也要积极的悲观,毕竟我们只有当下。

走马天下



苏北秋晨

陈顺源

院子里的佛手瓜

□戴春香

老家有一处院子,整洁、素朴。闲暇之余,母亲总喜欢带上铁锹,拎一壶水,在院子里的空地上种一些时令蔬菜。佛手瓜便是其中之一。

佛手瓜又名寿瓜、合手瓜、捧瓜,它是一种葫芦科佛手瓜属植物,原产于墨西哥、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岛,19世纪初传入中国,在南方地区种植。因其瓜形如两掌合十,含有祝福之意,深受我母亲的青睐。

春日里,母亲寻来几枚佛手瓜,模样如拳头般大小,瓜蒂上已经长出一株嫩嫩的苗儿——约20厘米长的瓜蔓。起初,我并没有在意这些不起眼的种子,只是陪着母亲在院角朝阳处栽下,并搭建好牵引的瓜棚,便不再关注它了。母亲就不一样了,在佛手瓜定植后一个月内,还细心做好幼苗的覆盖增温,目测着它的生长过程,自得其乐呢。

初夏时节,佛手瓜藤在枝条绳索的引领下,攀岩而上,缠绕着到达瓜架的顶端。纤细的藤蔓柔软地伸展,在风中摇曳,发出丝丝的响声。

文峰塔下遐想

□史国华

秋天的空气特别清新,天也显得很高很蓝。

周末的清晨,他陪着她在濠东路三元茶亭吃罢早饭。她从远方的山城小镇来南通出差,久别重逢,他和她脸上都洋溢着绚丽的笑容。

她早就听闻南通是纺织之乡,初次来通便想着一探究竟。他虽是半个南通人,亲历着南通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与她漫步在宝塔河畔的文峰路上,也有了感同身受的冲动。

放眼路北侧,始建于明朝的文峰塔挺拔高耸,每层塔的檐角都向上反翘,既优雅又古朴。塔旁的个簃艺术馆充满着民族风格,馆舍鳞次栉比,曲径通幽。三十多年来,馆内的作品既弘扬着传统文化,也传承着手工艺术,书法、篆刻、紫砂、钩编、国画、油画、工笔画、山水画……每件作品都那么诗情画意,实乃盛世盛事也。在刺绣藏品区,彩锦绣,仿古绣、水墨绣琳琅满目,沈绣更是引出了南通女红传习所的传奇故事。他说得头头是道,她听得津津有味。

从个簃艺术馆出来,翰林府的店铺由西向东一字排开,有牛羊肥壮为主题的餐厅、有稻谷飘香作装点的饭庄,还有芳草依依书屋、童趣盎然制作间……独具特色的商户将各流派融为一体,目不暇接。

走过宝塔河上的石拱桥,南岸的纺织园里林林总总的实物、资料、场景及图文使人们深感曾经的饱经忧患。他和她在通华布厂(仿制)前驻足,通华布厂原址在东门外的吴家巷,建于20世纪30年代,开设了原料、织造、染色及摇纱四个车间,还

经过阳光沐浴、雨水灌溉后,佛手瓜藤葱葱郁郁,生长得越发茂密。巴掌大小的叶片紧挨在一起,铺满藤架,如同头顶上撑开的绿伞,俨然成了炎炎夏日里遮阴纳凉的好去处。

天天盼、月月等,总不见佛手瓜花开。翻阅书籍,才得知佛手瓜的生长周期较长,历经大半年之久。整个夏季,佛手瓜都在积聚能量,铆足了劲儿生长。在其根系进入迅速发育期时,母亲勤松土、勤浇水,以保持土壤湿润,增加空气湿度,使佛手瓜安全越夏。等到立秋过后,黄叶飘零时,佛手瓜却独自绽放着生命的光辉,给老家院子增添了一份绿意和生机。母亲就不得闲了,要施加肥水,以促进佛手瓜藤生长,为多发侧枝、多开花多结果奠定物质基础。秋风过处,那浮动的绿色像是泛起的层层绿波,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。

这时候,我喜欢在老家度过周末,喜欢在木枝搭建的棚架下品读诗作,闭目静心,任思绪在秋风里徜徉,时光在指尖流淌。惬意于此,轻

轻仰起头便会看见满架上坠挂的佛手瓜,大小不一,这些可爱的果实像极了一串串秋天的风铃。如果你定睛细看,还能瞧见陆续盛开的花朵,嫩黄色的花蕊点缀了藤丛,成为百花枯萎的季节里盛开的朵朵奇葩。已是秋深,没有蝴蝶的青睐,而这些花朵并不在意,继续吐露芬芳,结出丰盈的果实。成熟的佛手瓜合手在向辛劳的母亲致敬,这是回赠给她的最可爱、最真诚的礼物。

采瓜是一种快乐,分享亦是一种快乐。母亲总喜欢摘下她们,挑出好看的送给邻居。中午时分,母亲摘下一颗佛手瓜,洗净切丝、焯水晾干,再辅以佐料拌香装盘。轻轻嚼上几口,清爽甘甜。每次从老家回县城,母亲总要给我装上几个佛手瓜,叮嘱我吃饭吃菜。随着时间的增长,我对佛手瓜的认识越来越深,也渐渐爱上这原本不起眼的瓜果,爱欣赏它缠绕的藤蔓、娇嫩的花蕊和翠绿的果实。傍晚下班回家,围桌而坐,清香扑鼻的佛手瓜让我想起很多……

性与色彩鲜明夺目;南岸古通州江家门城楼上挂着形态各异的红灯笼,瞬间感受到了生命的气息;河岸边的护栏旁,朵朵秋菊千姿百态,月季海棠蝴蝶兰随风飘摆,东边两棵桂花树争相怒放,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,沁人心脾;树枝上的灯串似火树银花,朝河面望去犹如满天繁星;还有很多游人聚集在宝塔河上的水晶桥,那是用双层钢化玻璃建造的水面景观桥,看着好些鱼儿自由自在地畅游着,儿童和女孩们不时发出阵阵惊呼声。

“夜幕深沉里,你就是我的星……”他想对她说。

梦醒了。星期天,他孤身在文峰塔旁徘徊。路西端的三元桥紧连着濠河风景区,南侧隔河与文峰公园遥相呼应,宝塔河也称法伦寺河,是为数不多的与濠河贯通的河道,该区域不仅文化底蕴深厚,而且特色优势明显。看着狭窄的河流将其一分为二,两岸景色各不相同,他骤然间产生了留得残荷听雨声的感觉。

前些日,他与好友浅斟时曾谈起文化特色区建设,好友长期致力于文化产业与文化地域特色建设,以彰显江海文化魅力,对宝塔河两岸区块打造有着美好设想和期盼。好友虽已过了知天命年龄,仍以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相赠,使他激动不已,又觉耳目一新。谈“桑”便会联想到“蚕”,传统中讲“农桑”即指种植与纺织;而“霞”常比喻彩色的光象。他说道:桑是纺织之精,霞乃新生之光,若将未来的宝塔河两岸区块称之为“桑霞园”如何?两人忍俊不禁。

芬芳一叶

玉兰一瓣